

山高路远笑声永远不远

记海外相声的文化传播使者 马威

By Lin Peng LJL Reporter

采访者：刚来到加拿大时，您做过清洁工、上门推销员、报税员、汽车销售等多份工作。那段时间，对您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马威：经济学最大的困难其实并不是生存本身，而是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往哪里走，哪一条路才是我的路。出国前背水一战，把国内的房产卖了，手中始终有三万多美元的积蓄，但这笔钱成了一个最大的笑话，国内的两室一厅的房子，不到三千一平米就卖了25万人民币，按8.4汇率换了美金，而这笔钱拿到这里后，没有任何投资，一直就静静存在银行，偶尔去美国旅游时取出一些，而我回国时发现，当初卖的房子，已经价值三百多万人民币了。所以那段时光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无法说服自己移民加拿大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非常的后悔，不该移民。后来专门把这段故事编成相声《环球大拜年》

采访者：您曾写到，一边做清洁一边唱《故乡的云》，唱着唱着就流泪了。后来，相声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走进您的生活的？

马威：刚到加拿大两个月，英文也不是很好，心情也不爽，第一份工作是清洁工，老板想跟我聊，我也很少搭腔，老板也觉得我挺老实肯干的，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背着一个强力的吸尘器吸尘。记得有一次，我在打扫一家肮脏无比的地下室，想起我在国内从未有过如此的境遇，心中极其失落，思乡之情，溢于言表，便借着吸尘器的轰鸣声，高吼一曲“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地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我从未如此真实地体会过一个海外游子的心态。

从小在天津喝海河水长大的孩子，相声就像基因一样留在我的血液里，1999年的时候，很意外发现了姜昆先生办的“鲲鹏相声网站”，听到了很多从前没有听过的相声，而且上面居然还有相声文本，这些熟悉的乡音大大缓解了我的相思之苦，而且读着那些文字，更体会到中文的韵律美，不知不觉中，就自学了几个传统相声《八扇屏》，《十八愁绕口令》等，有机会就在朋友聚会时说上一段助兴，往往引来一串串的喝彩声。

采访者：在滑铁卢大学第一次登台表演《八扇屏》时，您的心情是怎样的？那一刻，对您意味着什么？

马威：2004年底，我在滑铁卢大学读Master，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筹备新春演出，征集节目，我报名参加表演相声《八扇屏》。从前的我一直非常的内向、自卑，从未上台表演过节目，很开心有机会在海外有机会借着相声这门传统艺术，来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亲人的思念。那年国内刚刚热映电影《天下无贼》，我便把里面很多的台词和桥段加入了这段相声的表演，这个相声的底是模仿当年广为流传的赵忠祥 and 饶颖的电话录音，现场效果非常的火爆，我也特别兴奋。演出结束后，当时的CSSA学生会邀请我加入，我去担任了滑铁卢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秘书长，2005年9月份，胡锦涛主席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学生会派代表去欢迎，我还作为学生代表，和众位在加拿大留学的各个高校的学生代表，和胡主席等一行人合影留念。

采访者：对于您来说，相声是一门艺术，还是一种精神寄托？它在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您哪些力量？

马威：相声是一门中华传统艺术，并不是我的精神寄托，相声让我回想起过去的种种美好时光，带给我很多快乐，缓解了思乡之苦，让我用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我自己，通过幽默自嘲来释放生活的压力，通过背诵相声文本转移了我的后悔情结，通过无数遍的基



本功训练改善了我的口才和表达能力，语言组织能力，现场反应能力，后来通过组织相声大会的演出，锻炼了我的社交能力，非盈利机构的运营和管理能力。

采访者：移民生活中有很多委屈和压力无法向家人、朋友倾诉。相声是否成为了您释放情绪、表达内心的一种方式？

马威：移民加拿大以后，目睹了身边很多新移民的悲剧，万登好、耿朝辉、蒋国兵（我曾写过一篇网文记录当时的心情 <https://canada.rolia.net/f/0/t709804?r862>）我很庆幸我没有走向绝路。是的相声让我有了释放情绪、表达内心的渠道，我们很多原创的相声作品都有我们移民生活的影子。相声也让我们旅居加拿大的众多相声发烧友走到了一起，多伦多第一届相声大会在Fairview Library Theater于2006年8月18日晚上8点开始，从此以后，我们每年在华人社区举办两场相声专场的演出，春节一场，八月十五中秋节一场。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始终坚持低票价，前几场的演出都是5加元一张票，所有的演员都是义工，没有演出费，现在的演出票价也不超过20加元。有了这些好朋友的加持，从前的种种压力都得到了更好的释放，我们每个月都在一起活动一次，一方面彼此交流相声作品的创作和心得，另一方面，一群好友插科打诨、嘻嘻哈哈，有什么负面情绪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宣泄。



扫描二维码

手机上阅读全文